

茅盾传

叶子铭 沈卫威 著



该书对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沈雁冰）丰富而曲折的一生作了忠实、详尽的记叙，不夸张，不掩饰，这些是建立在掌握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又与传主有许多直接的接触，因而传记就写得比较准确、真实而可信。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茅盾传 / 叶子铭 沈卫威 著

责任编辑：夏 娅

版面设计：张 蕾

Copyright © 2024 by Ziming Ye and Weiwei Shen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4年3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251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3952420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3952420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978-1-68372-607-4

作者简介

叶子铭：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提前晋升教授、博导，专于现代文学、文学理论。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召集人、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著有《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茅盾漫评》等，主持《茅盾全集》编辑工作。

沈卫威：叶子铭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南京大学教授、博导，著有《胡适传》、《学衡派谱系》。

内容简介

该书对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沈雁冰）丰富而曲折的一生作了忠实、详尽的记叙，不夸张，不掩饰，这些是建立在掌握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又与传主有许多直接的接触，因而传记就写得比较准确、真实而可信。

| 序 |

——叶周

茅盾研究专家叶子铭教授的夫人汤淑敏嘱我为叶子铭先生和他的学生沈卫威三十年前所著《茅盾传》作序，我既感到荣幸，也感受到笔底的分量。叶子铭以茅盾研究的学术成就彪炳史册，他教书育人培养的许多学生，如今活跃在中国文学界和教育界，正引领着学术研究的新的方向。尤其是近期我回国参加的一些世界华文文学界的研讨活动中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已经是学界的精英和学术标杆，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当我在各种学术氛围浓厚的场合看到叶子铭先生的学生们的身影，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叶子铭先生的学术生命依然长存不息，并继续影响着后代。我能够为先生的心血之作写几句话，真是莫大的荣幸！在此也十分感谢汤淑敏阿姨对我的信任。

记得1983年叶子铭教授来上海开会，我去酒店拜访他。闲谈中他谈起对当代文艺理论的见解时说：“现在的文艺理论可用两个三角来体现。西方文艺理论只强调内部规律，即作家个性、风格、渊源。我国文艺理论则强调外部规律，即作品、作家、社会。两者都有偏废。正确的方法应是两者的融合。”他言简意赅，对东西方的文艺理论框架作了勾勒。后来我了解到，他原先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后来从古典领域转入现代文学。跨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研究，提供给他宏阔的视野。

后来他除了领军全国的茅盾文学研究，主编《茅盾文集》，

还承担了许多事无巨细的大学的行政工作。以他不加拒绝的行事作风，他终致心力交瘁。我在离开上海赴美留学前，给他写了一封道别长信。没有想到那就是最后的道别。90年代末，在旧金山见到一位南京大学的副校长，向他问起叶子铭教授。得到的答复是他已病重不起，停止工作在家养病。我只能在遥远的彼岸遥祝他康复！

尊师的佳话古已有之，我所亲身经历的先父叶以群与叶子铭教授之间的互相成就却是如此难忘，他们的文学交流曾经是文坛的一段佳话。1960年代初，当叶子铭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时，他将一篇研究茅盾作品的大学毕业论文投稿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稿子转到出版社的社外专家叶以群手里，引起了他的重视。先父与茅盾交往密切，尤其在抗战年代陪都重庆时期，周恩来安排叶以群辅助茅盾编辑《文艺阵地》，他们并肩工作了很多年。叶以群看到一位素昧平生的初生牛犊对文坛巨擘作品的分析全面而又独具见解，满心喜悦。他及时给叶子铭去信提出修改意见，并建议他多花些功夫，把论文扩充成书。经过叶子铭的努力，成书后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内容翔实，结构严谨，所体现的扎实学术品格，使之成为茅盾研究的奠基性著作。叶以群还以著名的文艺评论家的身份，亲自为该书作序称：《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是“第一部比较全面地研究和分析茅盾的创作道路的著作，视野开阔，格局恢弘。”叶子铭先生的著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是后来学者进入茅盾研究领域必读的入门书。

在岁月的洪流中，这一段文坛前辈扶植新人的佳话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文革”结束以后，先父叶以群已经含冤离世。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要重印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并因为叶以群还没获得平反，而要求作者删去叶以群的序言。叶子铭坚决不同意。

一年之后，以群含冤十二年终于获得平反。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编辑出版《以群文艺论文集》。叶子铭主动承担了编辑任务。在叶子铭为以群编辑文艺论文集期间，他曾和我通了数十封信，每一封信都不是三言两语，有的更是数页之长。如今记忆中仍能

清晰地看见他那一行行纤细的向右倾斜的字体。从他的字里行间，我真切而深刻地感受到他是一个极其认真而又追求完美的学者。当时他还担任了包括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以群文艺论文集》出版后，我在《新民晚报》撰文：“应该感谢编者叶子铭同志写了周扬的编后记。在考虑编后记时他曾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力避溢美之词，希望实事求是地做历史的评价’。现在我终于满意地读到了他既作为学生对其师长的敬重和缅怀，又是以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对此书作出的直率而又公正的评论。”

除此之外，叶以群和叶子铭还有一次跨越近二十年的接力合作。那就是《文学的基本原理》一书的撰写和“文革”后的修订过程。那是六一年四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到会作了报告。会上周扬鉴于当时国内还缺少一本有一定品质的、符合国情的文学理论大学教材，便把这个任务交给叶以群，希望他组织一个班子，在尽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部把马列主义的文学原理同我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与我国古代文论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教材。回到上海叶以群立即从复旦、上海师院和华东师大抽调了一批年轻的理论教师，还请来了南京大学的叶子铭，开始着手教材的准备。

叶子铭曾回忆道：以群多次对组内的青年教师们说：“我国的‘文学概论’教材，解放前是抄日本和欧美的，解放后则是抄苏联的，我们应该打破这些模式，着重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新的理论体系。”在写作上，他不同意当时甚为流行的以观点代材料即所谓“以论代史”的说法，赞成“论从史出”，从文学实际中寻找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叶子铭说：“就我所知，在以群同志的晚年，由于意识到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教训，他曾力图在当时客观历史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从我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经验教训出发，编写一部具有我国特点的，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的教材。这样的信念对他是坚定不移的。他殚思极虑，耗尽

心血，带领一批青年教师，经历几度春秋，前后数易其稿……”

《文学的基本原理》于两年后出版发行，成为全国文科大学的文学理论教材，它带着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明显烙印，更带着以群和一批青年教师的严谨治学态度和良好愿望走进了大学课堂，它曾经滋养了无数代人，使他们从略知文学一二，走上了从事文学事业的道路。

“文革”结束后，教育部要求重新出版《文学的基本原理》。1979年4月叶子铭来上海说起：一次在北京开会讨论该书的修改。周扬、林默涵、罗荪出席了。叶子铭提到：“这本书以前说它是毒草。”周扬说：“‘四人帮’讲它是修正主义的，但现在教育部指定要出书，做教材，没有社会主义的，就先用修正主义的。”周扬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对修订该书的计划，周扬强调：“主编以群不在了，书要尽量保持其本来的面貌，作小改。”他特别强调，“你们可以在当年以群的意见当中选。”很显然周扬很了解以群，知道以群当年想突破的一些教条框框，但是那个时候有所限制，无法突破。一年后该书的修订本再次走进大学的课堂。

如今，前面提到的前辈都已离我们远去，但前辈们体现的师生情谊，相互赏识，相互扶持，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我祝愿他们再度重逢，再创辉煌。

当我面对叶子铭教授和沈卫威先生合著的《茅盾传》，就想起当年叶以群在为《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所作的序言中写道的：“这部论著的特点是，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的特点和茅盾在这些斗争中的地位，来评论茅盾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同时又结合茅盾的社会活动和思想发展，来评论他各个时期作品的成就和缺点；这样，使读者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五四运动以来四十年间的中国革命运动中，作为文学战士的茅盾站在什么地位，参与了什么斗争，而这些革命斗争又怎样促成了他思想上的演变和发展，并以某种形式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叶以群的序言写于1957年，叶子铭先生在听取了出版社和叶以群的意见后，对原作作了两次修改和补充，从六万字发展为十万字的著作。

如今我有幸读到《茅盾传》的书稿，史料翔实，考据严格，

承继了叶子铭年轻时撰写《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的宗旨和特点，始终把茅盾的人生和他参与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入挖掘。譬如茅盾在创作长篇小说《虹》时，从身边伴侣说的故事中获得素材；后来在创作处于低潮时，又是身边所见所闻，使他暂时舍弃了不熟悉的农村生活，开始了《子夜》的创作；在《子夜》获得巨大成功后，他又以短篇小说的体裁完成了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以及《林家铺子》，这些故事都是在回老家乌镇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作者所经历的人生变故，以及身边发生的事如何促成和影响了这些优秀作品的诞生，在传记中都有颇为翔实的叙述，而正是以上这些作品奠定了茅盾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杰出代表的重要地位。《茅盾传》中的文字对于研究作家创作的发展演变，作品产生的社会环境和作家的人生阅历都是不可或缺的，必然成为茅盾研究中的珍贵文本。

这本完成于1991年的《茅盾传》根据沈卫威的记述：是在叶子铭教授的指导下，沈卫威起草了第一稿，然后由叶子铭进行修改。修改进行到第二稿时，却由于某种人为的原因被迫中断了。看到修改稿中叶子铭纤细而公正的字迹，有些地方是只言片语，有些地方是大段的增删，从细如游丝的钢笔线在行文间穿梭，字迹却依然清晰，足见叶子铭教授绵密的思绪。

如今距离《茅盾传》的写作年代已经三十多年过去，再读稿本，我十分鲜明地感觉到，即便是涉及到茅盾先生一些有争议的往事，行文中也是严格按照历史的事实，并着重于生活对作家创作影响的角度来加以开掘。作为撰者，他们的目的很明确，不是故意渲染一些个人隐私，哗众取宠，而是始终紧紧抓住作家与生活，作家与作品，生活与作品的关联和互相影响等文学要素进行书写。这样的书写在世界文学中十分正常，但是到了中国文学的语境中难免遇到一些阻碍，也并不奇怪。

作家的作品完成出版后即属于社会，作家所产生作品的生活，在文学研究者眼中同样是公众的财富。《茅盾传》的撰写者客观地展示了作家的人生路径，以及这些路径与读者熟悉的作品的关系。

系。当三十年后再读叶子铭先生和他的学生沈卫威的文字，当年的争议应该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作为读者的我丝毫感觉不到任何为尊者讳的必要。当前辈们渐行渐远，作为后世希望看见的是鲜活的逝者，他们的精神气质，他们的人格风貌，甚至包括他们的人生挫折，以及留下的缺憾，都使他们的形象更其栩栩如生。

所以说，在《茅盾传》中，叶子铭教授和沈卫威先生合著的文本是他们作为文学研究专家对作家的解读，显示了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解析。毋庸置疑，必然是一本其他传记无法替代的独特文本，将在茅盾研究领域享有自己独特的位置。

2023.12.6 于洛杉矶

(作者系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

目录 Contents

001 / 引子

003 / 第一章 抹不去的烙印

003 / 第一节 古镇乡思

008 / 第二节 母子情深

020 / 第二章 朦胧的期待

020 / 第一节 志在鸿鹄

030 / 第二节 苦其心志

038 / 第三章 初试锋芒

038 / 第一节 立足“商务”

049 / 第二节 包办婚姻

056 / 第三节 执《小说月报》之牛耳

065 / 第四章 峥嵘岁月

065 / 第一节 早期共产党员

074 / 第二节 商务内部的斗争

082 / 第三节 与友军开战

090 / 第四节 倒戈商务

/ 目录

096 / 第五章 风口浪尖

096 / 第一节 广州春潮

105 / 第二节 武汉夏日

113 / 第三节 牯岭秋色

119 / 第六章 转向与创造

119 / 第一节 幻灭、迷惘中的新追求

137 / 第二节 旅日之恋

154 / 第七章 丰收季节

154 / 第一节 复活的政治激情

169 / 第二节 通过文学参与政治

181 / 第三节 夹缝中求生存

199 / 第八章 多事之秋

199 / 第一节 神圣的友情

203 / 第二节 人事倥偬

222 / 第九章 抗战岁月

222 / 第一节 文艺阵地

231 / 第二节 西域之行

247 / 第三节 从延安到重庆

258 / 第四节 香港蒙难走桂林

269 / 第五节 雾都行踪

目录 \

- 279 / 第十章 激流奋进
279 / 第一节 国难与家难
288 / 第二节 出访与归宿
- 298 / 第十一章 光与影
298 / 第一节 服务政治
318 / 第二节 被迫赋闲
- 323 / 第十二章 京都寓公
323 / 第一节 “文革”冲击
336 / 第二节 丧偶前后
348 / 第三节 生命之火
- 358 / 第十三章 几度夕阳红
- 363 / 纪念我的老师
365 / 后记
368 / [附] 叶子铭手迹影印

| 引子 |

1981年3月27日下午2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座谈会上，文联主席周扬用严肃而低沉的声调向与会者宣布：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沈雁冰同志今天凌晨5时55分逝世了！

与会者顿时起立默哀！

接着，周扬郑重地向与会者宣读了沈雁冰临终前写给中共中央的信：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沈雁冰 1981年3月14日

同时，又宣读了沈雁冰1981年3月14日以“茅盾”署名写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

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3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

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8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临终以前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4月11日下午3时，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了茅盾的追悼会。

邓小平同志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致悼词。他以沉痛的心情和庄严的语调宣布：

1981年3月27日5时55分，中国文坛陨落了一颗巨星。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沈雁冰（茅盾）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中国新兴的革命文学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沈雁冰同志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

| 第一章 抹不去的烙痕 |

在平旦之前的黎明时分，
当你的灵魂在身内酣睡的时候……

——但丁《神曲·炼狱》

第一节 古镇乡思

“浙江是个物产丰富，风景秀丽，人才辈出的地方。虽然我仅仅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却深深地怀念它！

……漫长的岁月和迢迢千里的远隔，从未遮断我的乡思。”

这是茅盾84岁高龄时所写《可爱的故乡》一文中所抒发的乡情。

现代文化史上，浙江因地灵人杰，而独领风骚，蔡元培、鲁迅、茅盾、张元济、李叔同、范文澜、丰子恺、夏衍、陈望道、郁达夫、艾青、徐志摩等众多的文化名人，为现代文学史增添了斑斓迷人的色彩，为现代文化的交响乐增添了昂扬、雄健的多个乐章。茅盾是这数百位文化名人中杰出的一个。

乌镇

典型的江南水乡。车溪河横贯全镇，将小镇分成东西两部分。河面上舟楫过往不断，岸边有人在淘米、洗菜、洗衣，水面上不时飘过一阵阵女人的说笑声，孩子们的叫喊声。茅盾祖居河东，原名青镇，后与河西乌镇合并。

镇集市上熙熙攘攘，人们交易着各种产品：稻米、蚕丝、晒烟、河蟹、甲鱼、黄鳝，以及各种洋布、洋火、洋油……

这里原不过是杭嘉湖平原中部的一个县属水乡小镇。这里的人民随千载风雨，度过了千载春秋。数千年文化历史：人默默繁衍生息，水悠悠无情东流。水乡小镇在江南既非以人杰而显名，更没因地灵而扬声。到了二十世纪，一代文豪茅盾的名字与乌镇联系在一起，于是这平凡而普通的小镇也随之显了“地灵”。

乌镇位于浙江省北部，京杭大运河西侧，地当水陆要冲，正处于两省（浙江、江苏）、三府（嘉兴、湖州、苏州）、七县（乌程、归安、崇德、桐乡、秀水、吴江、震泽）交界之地。镇郊河港密布，纵横交错，土地肥沃，水产丰富，具有浓厚的水乡特色。明清以下，随着内陆文化自西往东的走向，和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撞击，商品经济也先在东南沿海由萌芽到长足的发展，从而拓宽了海上丝绸之路，并参与世界性的商品贸易。由于乌镇独特的地理优势，特别是水路四通八达——东至桐乡、嘉兴、硖石，西到善琏、菱湖，南通崇福、长安、杭州，北达平望、苏州、上海，使商贾往来，舟楫不绝。乾嘉盛世，乌青两镇繁盛空前，市街肆因售同样物品者集于一处，而有衣帽街、柴米街之分，甚至还有名曰甘泉巷的酒楼及娼妓专区。这里巨商大贾甚少，小商小贩及手工业者为多。太平天国时太平军曾占领乌镇，后清兵与太平军曾在此互相攻守激战，使乌青两镇大半毁于战火，失去它原有的繁荣和兴盛。虽然后来逐渐恢复，但毕竟元气大伤。至民国以后，随着杭、嘉、沪有现代的铁路串通，乌青镇的商业、手工业，也由此失落了从

前的繁荣气势，只剩下“林老板”、“老通宝”及他们的子民们，艰难地支撑着镇、乡那日见衰败的经济，在希望与绝望中挣扎着、期待着未来和新生。

乌镇人热爱脚下这片水土，自宋以来，文人墨客赋闲之时，也标举八景作为乌镇的名胜古迹，由于岁月的无情，八景在每一时期都所指不同，最早宋人所定为：古山云树，雪水风帆、双溪皓月、两镇苍烟、南郊春色、西林爽气、仙桥野笛、佛寺晨钟。后来八景的名称与景观不断有变化，其中在茅盾记忆中烙下难以磨灭印迹的是：唐代银杏、昭明书室。

说起这棵银杏，乌镇人多会想起唐代的一位将军，并能向你讲述起银杏的故事。唐宪宗元和年间，这里出了个乌赞将军，人称乌将军。安史之乱以后，中央实力渐弱，地方官吏飞扬跋扈，纷纷割据称王。当时，浙江刺史李琦举兵叛乱，想称霸一方，以至于这一带兵荒马乱，田园荒芜，百姓无法生活。皇帝为防李琦尾大不掉，就命乌赞将军同副将吴起，率兵讨伐。他们穷追猛打，直打得叛军望风而逃。追赶到乌镇车溪河畔，李琦突然挂出免战牌，乌将军就地扎营，待机再战。谁知当天深夜，李琦突袭营地，乌将军奋起迎战。李琦向后退却，逃过车溪石桥，乌将军跃马上桥，却中了李琦设下的毒计——战马跌入桥上的陷阱，乌将军及青龙驹遭乱箭射死。吴起赶来，杀退了叛军，把乌将军埋葬在车溪河西，并为他立碑堆坟。就在当天夜里，人们看到乌将军的坟上放射出点点闪亮的红光。第二年，坟上冒出一株青枝绿叶的银杏，很快就长成参天大树了。这银杏从来不结果实。此后人们都传说这是乌将军的化身。这棵象征着尽忠报国的银杏树，一直从唐代传到现在，它使乌镇人引以为自豪，也是乌镇人崇敬爱国英雄的象征物。

昭明书室是乌镇车溪西岸的梁昭明太子读书处遗迹。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梁武帝的儿子昭明太子，曾随老师沈约在此读书，并建有书馆一座。后来书馆倒毁，到明万历年间，驻乌镇同知金廷训，为纪念昭明太子勤学业绩，在书馆旧址，建筑起一个“六朝遗胜”的石坊。里人沈士茂题书：“梁昭明太子同沈尚书读书处”。昭明太子生在建康（南京），为何来乌镇读书？乌镇